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易集說卷二十一至二十三

詳校官內閣學士臣瑞保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朱攸

謄録監生臣李燧

欽定四庫全書

周易集說卷二十一

宋 俞琰 撰

爻傳二

復自道其義吉也

君子之進退必由其道今既復自道則揆之以義而吉也宜矣

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往而不復則不能不自失既復矣則亦不自失也其所以不自失者何也處中而不至于過也云亦者承上文之義以初九之不失而亦不失也初既復自道矣故二也亦不自失皆言自者不喪已之謂也

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爻辭曰夫妻反目夫子乃釋之曰不能正室蓋又因此發明修身齊家之道以示教也虞翻曰妻當在內夫當在外今以妻乘夫而出在外故曰不能正室

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於君臣相合之際不以得君為樂而以位危為懼乃引避三陽而不妨賢路如六四者乃近君之賢臣非小人也爻辭於九五言有孚六四亦言有孚其君臣相合如此故爻傳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言惕而不言血何也伊川程子曰惕出則血去可知矣

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小畜之時内有衆君子則九五富矣然而九五之富

非自能爾也要皆六四之功也令九五以六四有容衆之徳遂與之孚信攣結而共享其富故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既雨既處徳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爻曰尚徳載謂其所尚當如是也爻傳曰徳積載謂其積久而後如是也故曰既雨既處徳積載也疑猜疑也升九三曰升虛邑无所疑也蓋衆人皆升我亦與之俱升在上又有應而前无拒之者其升无疑小

畜上九則不然謂之既處矣而又征行非所宜也况
无應乎其行不能无疑故曰君子征凶有所疑也不
言婦貞厲月幾望蓋省文也泰之九二亦然
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願者志之所向履初九上无正應在下位而不援乎
上故謂之獨行願人唯不能自安於貧賤之素未免
唯利是趨徇乎人而同流合汙若夫安履其素而行
則清修潔白不願人之文繡唯求其在我而已中庸

云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與比同旨

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初與二皆無應居履之時初无應而獨行其願所守者正也二不以无應而自亂蓋其所守者中也或曰乾虎在上九二以幽静之德居中而安其所履豈以在彼之剛暴咥人遽亂其在我者而荒忙失措哉

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為于大君志剛也

眇者雖能視不能洞見則亦何明之有跛者雖能履不能遠到則亦難與之行故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其位不當而又妄動焉則有咥人之凶矣故曰咥人之凶位不當也位雖不當其志則剛而欲見用於君上而有為故曰武人為于大君志剛也夫以六居三其才雖不足道其志則亦可取故但言其志剛不復深咎之九四上九亦位不當而獨于六三言位不當何也曰六三雖為履之主

爻而上有九五之君在焉故於九五則稱其位正當于六三則斥其位不當此聖人崇陽抑隂尊君卑臣之微意也隆山李氏曰六三一時得權之主而九五則一卦定位之主也三言位不當五言位正當上下之分不可亂也

愬愬終吉志行也

初曰獨行願去君遠也四曰志行近君也此與否睽未濟之九四凡四言志皆此意也君子幼而學之壯

而欲行之處履之時居近君位則其志行矣履以和行故六三之志徒剛九四之志則行

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以九居五不患其不剛明惟患其躁急履之九五正當至尊之位若過於剛決而所行又固執之甚則危厲矣故戒之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爻傳言位正當凡四履否兊中孚皆見於九五何也曰卦有六位唯九五然後為正當也當平聲後倣此

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人之踐履貴乎有終況其位在上乎在上而克終此莫大之慶也故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慶平聲叶前韻後做此

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志在外謂君子未出仕之時其身雖處草莱而其志則在廊廟也彖傳云内君子而外小人以朝廷為内野為外文傳云志在外則以家為内出仕於國為外

志在外與咸初六渙六三九三言之皆以外卦為好

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光大謂胷次明闊而有容人之量也伊川程子曰舉包荒一句而通解四者之義董溪王氏曰止舉包荒而下文之義亦兼矣此亦省文之例也

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際會也坎以六四遇九五九六相會故曰剛柔際泰九三遇六四正當乾坤二體之會故曰天地際

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郭京以失實作反實愚謂失實與彖六四遠實同皆指陽為實也陰之從陽猶貧之依富也今三陰在外而失所依故曰皆失實也願者上下交而其志同也泰之時上下不相疑忌小人之順從君子蓋出其本心故曰中心願也

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二五交而其志同又以中德相合得以行其願也

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征伐不出于君而出于大夫命不出于國而出于邑

可謂亂矣

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賢者未嘗一日忘君也身雖處畎畒乃心罔不在王

室泰之時可以有爲故其志在外不幸處否之時无

可爲者故其志唯在君而已爻辭云貞吉亨言君子

處否之道爻傳云志在君蓋推明君子之本心

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六二涅而不淄者也其德中正雖處否之時而在初

六六三羣陰中不亂也不亂羣之義與坤六二不習

同不釋小人吉以見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也

包羞位不當也

六三之位不中不正而包六二之中正多見其不知

量也

有命无咎志行也

初去君遠則志在君四近君則志行其義與履九四同有命无咎則向者在君之志今得以行矣

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大人尊居君位之正而處否有道遂得以保其存而不亡故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當平聲在九五則贊之曰位正當在六三則斥之曰位不當履九五六三亦然无非崇陽而抑陰尊君而卑臣也伊川程子曰无其位則雖有其道將何為乎故聖人之位為大寶

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否終縱无人傾之終將自傾豈有長否而不傾者哉

伊川程子曰反危為安易亂為治必有剛陽之才而後能故否上九則能傾否屯上六則不能變屯也

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爻辭云同人于門爻傳乃云出門同人出門而同人則非能致人之同也初九蓋非善與人同而无咎者也乃未之有同而未有咎之者爾蓋是時未有二五

之正應亦未有三四之爭奪則有誰咎之秀巖李氏曰又誰咎凡三言之在解與節者其應不同

同人于宗吝道也

野者衆之所共通道也宗者己之所屬吝道也吝而謂之道人道以親親為大親親仁也未有仁而違其親親之道乃與他人同也同人于宗固吝然亦人所共由之道非其他私意之比故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敵剛謂所敵者九五之剛也九五之大師在上戰則必克非九三伏戎之可敵也安語辭安行者度德量力決不可行行將安之其義與无妄彖傳何之矣同

紫陽朱子曰安行言不能行

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夫既乘其墉矣則其攻二也是豈力弱而弗克哉特以義之弗克而弗攻耳二與五剛柔相應中正以相與義豈能奪孔子恐占者以弗克攻為力不足故釋

之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升而不已必困今也乘其墉以攻二則亦勞而困矣謂之凶可也何為而吉耶曰九四蓋困而知反者也故曰其吉則困而反則也則即所謂義也九四蓋今而後得反于義也校之九三則四也畏義而弗克視畏威而不興者蓋有間矣

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五與二以中正之道相應其先未遇而號咷以其由中之直為三四所間而不得伸終焉相遇蓋用大師

克之也克勝也與書泰誓予克受受克予之克同言相克者以見二陽之强如敵國而非用大師不能勝也秀巖李氏曰困九五亦言以中直義與此同

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上九在同人之時而獨居卦外患爭之禍則免矣其志則未得也夫上九之志非不欲内同于六二也而適處于郊六二甚遠蓋其居使之然也

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大有初九即同人之上九昔在同人之時逺于六二而不能與之同故曰志未得今倒轉為大有之初九則又逺于六五而不能與之交亦不利矣豈非无交害耶故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大有時也初九位也時位如此所以无交害爻傳凡稱卦名者皆以時言凡稱爻名者皆以位言龜山楊氏曰當盛大之時貧且賤焉恥也則无交宜有害矣

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九二任重而道遠剛得中而无過為猶大車載物所積酌中則馬有餘力車有餘量然後不致顛覆也大車且然若車小而所積過中其有不敗者乎

公用享于天子小人害也

享于天子之占唯公可用小人得此占則不利如南蒯占得黃裳元吉而敗是也害是釋弗克

匪其彭无咎明辯晢也

九四居近君之地不能无嫌疑焉今也自抑如此所

以别嫌疑也如九四者可謂明辯君臣之義而晳者矣晳明貌音智叶害字志字韻當如詩東門之楊明星晳晳作去聲伊川程子曰賢智之人明辯物理當其方盛則知咎之將至故能損抑不敢至于滿極也漢上朱氏曰離為明互兑口為辯晳荀氏作晰

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在心為志蓋未發也發之者信也繫辭傳云人之所助者信也當大有之世在下者本有協助之志而在

上者能以誠信接下又足以感發之則應之者交至故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易平易也備防備也六五為大有之主其道德之威足以服人而人自敬之畏之也其為吉也校之屑屑然從事乎兵刑術數之防閑此則坦然平易而無戒備之勞故曰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威如之吉其義與家人上九同

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居大有之時為衆陽者不以大自有為六五者亦不

以有自尊故六爻皆不繫卦名爻辭乃于初九曰大有初九上九曰大有上吉者大有言其時初上言其位也六五為大有之主初去五遠故有无交之害上去五近故有天祐之吉時位然也

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爻辭謙謙句㸃爻傳乃以君子綴于謙謙之下謂謙謙乃君子之德非君子則不能謙謙也卑者在下之謂牧者馴養六畜之名牧牛馬者常守之而不使奔

逸君子之牧心亦猶是也自牧與彖辭自彊自昭之義同節初齊氏曰九三勞而謙二四上爲九三而謙而初无所爲故曰自牧而與九三俱稱君子

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卦以九三爲謙之主而六二自下承之得其所謂謙矣是以中心得上六雖與三應乃髙據于上則失其所謂謙矣是以志未得

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九三以一陽居衆陰之中衆陰皆順而從之有萬民服之象萬者數之盈一陽五陰之卦多言之如懷萬邦建萬國之類皆是也萬民所以服君子者非服其勞也服其勞而能謙也九三爻辭本以勞謙句㸃爻傳又以君子二字屬之言勞而能謙乃君子之德非君子則不能如是也表記云君子雖自卑而民敬尊之況九三而能謙宜其萬民服也

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物各有則或過焉或不及焉皆違則也六四上承六五之柔主以盡事君之禮固不為不及又下讓九三之功臣而不敢當其承己其謙如此亦不為過矣故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進齋吳氏曰撝字從手謙以撝言所謂手容恭也與人交接而手容不恭是必傲慢之人也繫辭之論謙有德言盛禮言恭之語如四之謙亦可謂德盛禮恭者矣

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九三曰萬民服六五乃曰征不服聖人之意盖有在矣九三雖剛臣也六五雖柔君也詎有萬民服九三之剛臣而或有不服六五之柔君者乎不服則不容不正之也聖人於君臣之義其嚴謹如此侵伐當依郭京作征伐盖承經文之誤爾夫侵奪之事乃戰國之君所為王者不為也郭京曰越已之分乃謂之侵君上之所行衹合征正之不合侵奪其說是已

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二承三上應三此兩爻皆曰鳴謙二則中心得上則志未得何也處卑在下之爲得也上六之行師爻辭言利用爻傳乃斷之曰可用可者當其時之可也可則用不可則已謙之上六豈得已者哉是以斷之曰可嵩山晁氏曰多國字

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曰初六者謂其以陰柔之質居至卑之位也小人之志短淺一得志即心滿意溢不勝其悅易以窮也位

方在豫之初不能安時處順乃恃其有應于上而輕肆如此是其志已先窮而自取其凶也

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六二所以不終日貞吉以其德之中正也徂徠石氏曰下不從初六鳴豫上不從六三盱豫居中守正不從樂豫故吉或曰中正當作正中叶志窮凶韻其倒置與艮六五同文言傳云龍德而正中是其例也易言正中者六餘見比隨巽

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位不當謂處非其位也六二中正則不為逸樂所移六三不中不正則仰望于人而求逸樂此六二所以吉六三所以有悔也

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九四之由豫也在上者信任之在下者順從之故得曰大有志曰大行蓋以一陽統衆陰而居人臣之極位動乎上而下無逆之者又无他爻以分其權故其

志得以大行也大賢在下位則志之所行者小為近

臣而得權則志之所行者大彖傳云剛應而志行盖

謂此也李隆山曰彖傳專指九四故爻傳與彖傳同

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以六五之柔乘九四之剛此柔主遇强臣之象也貞

疾而稱六五以其位言也所以恒不死者柔得中而

无大豫雖為剛陽所逼猶有虛位存焉盖未亡也

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在上亦以位言也豫至此極矣豈可長久而不知變乎故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何可長者欲其速改也

趙氏輯聞云在上所以釋冥何可長所以釋豫

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未失也

初九震體震以陽爻為主為主者故不當隨人而陽亦不當隨陰然以下從上以正從正則隨道之當然也夫初九以陽居陽正也六二以陰居陰亦正也以初九在下之正從六二在上之正故吉六二與六三

皆半剛半柔故爻辭皆言失初九剛正而專一出門即與二爻則得所從之正故不失也渝者何權以適變也稱輕重而行之以合于義是之謂權權非知道者不能行行權則不能不失經故戒以從正吉正釋貞字當隨之時不得適變則失時徒知適變而不能守正則失已二者皆非也唯能趨時適變而于適變之間又能以正道固守而擇其善者從之斯不失矣此爻與同人初九相似同人之初九出門而同六二

非與九四同也此則出門而交六二亦非與九四交也或者拘于正應以四言明功而初言出門交有功是謂交于四蓋泥于兩功字而不思隨之義乃是近而相從非遠而相應也況九四剛而不正者也初而與之交則豈得為從正哉

係小子弗兼與也

人之一身安能兼與得此則失彼二者不可得而兼也二係三則失初非欲棄初也勢不能兼也趙氏輯

聞云事不能兩得人不能兼與陰必隨陽則二之與初者情也下必隨上則二之與三者時也當隨之時係三則失初二者不可得兼兼初與三而立義故變係

係大夫志舍下也

舍止也釋居字當作去聲舍下謂六三居貞而止于九四之下也處隨之時當以下隨上以陰係陽不可躐等而進四隨五而獲則三也亦可隨四而得此則

三之志也志在隨時豈肯躐四以求五故曰係丈夫志舍下也漢上朱氏曰先儒舊讀舍音捨王弼讀舍與乾九二時舍也之舍同爻辭曰利居貞此曰志舍下也以舍訓居弼之說為長三四相比近也四亦无應宜相親也以陰求陽以下隨上順也

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九四之隨有獲蓋居近君之地而有逼上之嫌人必疑忌若獨擅其有以為己私則其凶宜矣故曰隨有

獲其義凶也然九四與九五德皆剛明彼此皆相知而相信无所謂凶也然則九四所以得免其凶也者其功在乎率天下以隨五能盡其臣下之道而足以自明故曰有孚在道明功也安定胡氏曰既有孚信在于臣子之道而上得剛明之君知已非叛逆之意故足以明已之功

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九五處尊而其位正中九四雖强然亦何敢不隨九

四既隨則天下无不隨之矣然則九五之所以得吉者以其位之正中而能致在下之隨也伊川程子曰隨以得中為善隨之所防者過也若上六過此而處外則其道窮矣

拘係之上窮也

處隨之世天下皆隨九五而上六獨在外有不得其隨而上窮之象夫隨至于上亦窮矣上窮而无可隨則不容不逆而係五故曰拘係之上窮也

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意在承當其事而成其親之令名不欲見其過也

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幹母之蠱不可過甚九二得中道而不過剛幹母蠱之善者也得中道釋不可貞之義

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爻辭言其无大咎是未免乎有小咎也孔子釋之曰終无咎何耶曰但恐不能幹耳既幹矣終亦无咎也

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六四之才僅能裕而弗能幹若欲有所往則未見其有得必先有失故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六五之德足以承任幹父之責矣以令名蓋前人之愆是不以才幹而以德幹也故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以釋用字德釋譽字初以意承五以德承皆能幹父之蠱者也故初與五皆言承承謂本爻非指他爻

也

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志可則謂其志可以為後人之法則也準齋吴氏曰

如曾子不忍違親而辭齊之聘其志豈不可則

周易集說卷二十一

周易集說卷二十二

宋 俞琰 撰

爻傳三

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初九所居之位正則其志之上行无不正也況當陽剛寖長之時上與六四相應而六四亦正如此則初九之志得以行其正也與臨初九同正釋貞字

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未順命三字諸說多出於牽强而其義未穩夫既咸臨而吉无不利矣何乃未順命也涑水司馬公以為二在下體而不當位故小人未肯盡受命伊川程子則以為二與五至誠相感非由順上之命安定胡氏謂未字羨文厚齋馮氏亦謂羨文愚案臨之彖傳云剛浸而長説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盖陰陽往來相為消長此天運之常也今九二適當

陽剛浸長之時上下相應而吉无不利是豈有心于逼陰而遽求其上進哉順天命之自然而已矣安定胡氏厚齋馮氏皆以未字為義則與爻辭之意不相戾亦與彖傳之意合今從之

六三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六三以陰居陽是其位既不當矣復乘在下之二陽能无咎乎若恬然不知憂懼則何能无咎既而知其為咎而憂懼焉則亦能改過而遷善矣此其所以咎

不長也

至臨无咎位當也

三无應而比二以說媚陽此不正者之所為也故斥之曰位不當四與初為正應以順應陽此正者之所為也故稱之曰位當童溪王氏曰六四正也不曰位正當而曰位當何也曰當臨之時大亨以正大者之事也故不以正予陰也

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臨下之道唯行之以中為宜不宜過乎剛也過剛則暴豈大君之所宜哉不宜過於柔也過柔則弱又豈大君之所宜哉今以六居五柔而得中又能下任剛中之賢則剛柔相濟是乃大君之所宜也宜者何即行中之謂也中乃隨時取宜非任明察以為智也行中釋宜字

敦臨之吉志在内也

上六篤厚君子也所以成吉者體坤德之順而其志

在乎從陽也内謂内卦内雖无應而上六之志則唯在内不以尊高自居也古為徐氏曰臨上六志在内與否初六志在君同否之初六本非應五臨之上六本非應二此可以志論耳

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初六以位言也不曰小人无咎而曰小人道論謂小人在下識見短淺是乃小人之常道而其咎不足言也東萊吕氏曰辭雖指小人意却屬君子小人則可

君子則不可

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婦人主閫内之事女子无外交之禮其爲簾視壁聽此乃婦人女子之常態尚亦可醜士而爲婦人女子之態豈不甚可醜哉亦者承上文而言童觀固爲小人之道而闚觀亦可醜皆非君子之道也

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節初齊氏曰未失道蓋爲九五幸之也九五一或放

失所守則六三必不止于其下也或謂六三坤體而互艮是以止于其下而不敢進亦未失坤順之道也

觀國之光尚賔也

爻辭觀其利用賔而孔子釋之曰尚賔蓋嘉其觀感而化也節初齊氏曰觀成卦以六四六四卦主也而九五在上六四不可以主自居也故勸使用賔孔子釋之曰尚賔蓋尚其用賔不尚其為主也故曰配尚

或曰賔禮皆久玩味用字

觀我生觀民也

爻辭曰觀我生君子无咎爻傳乃曰觀我生觀民也謂人君觀自己之得失又當觀民德之善否以自省察也中庸云本諸身徵諸庶民此之謂也

觀其生志未平也

觀之時四陰甚長二陽漸銷生意如此君子蓋深為之憂而其志未安故曰觀我生志未平也或謂上九觀九五之生而其志憤然不平則又過矣伊川程子

曰上九雖不在位然以人觀其德用為儀法故當自

慎省觀其所生常不失於君子則人不失所望而化

之不可以不在於位故安然放意無所事也是其志

意未得安也故云志未平也

屨校滅趾不行也

屨校滅趾則不能行則惡積而罪大自此始矣

噬膚滅鼻乘剛也

龜山楊氏曰九四為間者也而初應之二剛合則為

間大而難噬矣愚謂六二之柔既乘初九之剛則其噬膚也蓋不得不用力爲不然不能及胏也或者乃謂陰柔不能自動必資陽剛以為助然後可動令六二不乘初九之剛而動則其為力不勞矣夫爻傳言乘剛凡五如屯之六二豫之六五困之六三震之六二无非皆因之以為害者也曷嘗資之以為利哉

遇毒位不當也

六三處非其位故遇毒論語云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六三自處不當爲能治人故反為人所害也

利艱貞吉未光也

諸爻言噬嗑惟九四之噬最難令九四以艱貞而後吉固吉矣校之六五蓋未足以為光也

貞厲无咎得當也

居離明之中其明不至于察而罰當其罪所以貞厲而无咎者得其所當也彖傳言不當位爻傳言得當彼以位言此以事言也位謂以柔居五故不當事謂

以柔用獄故得當乎蕃項氏曰當字平聲得其當中也又曰噬嗑上三爻離卦也九四離之初故曰未光上九離之極故曰聰不明六五離之中故曰得當

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上九離體非不明也而曰聰不明蓋罪其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也既不聰矣又何明之有此與夬之九四辭同而義稍異

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易中凡言乘皆自上而乘其在下者二在己上奚可乘也義弗可乘故寧捨安而就勞也

賁其須與上興也

上謂九三在其上也九三質也文恃質而興此六二所以待九三之興而與之俱興也興起也

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陵勝也終莫之陵者柔終不能勝剛也九三既以剛正之質固守則六二之柔雖文終不能勝之也

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郭京曰六四下有鐇如二字節齋蔡氏曰所當之位可疑也蓋以當字作平聲四當賁道變革之位與初正應四止而初文明體性各異而不相得彼此皆不能无疑然體性雖異合之則成章始以我為寇而見疑終則與我為婚媾而疑釋故无尤也終无尤此與剥蹇鼎旅凡五言之皆一意

六五之吉有喜也

六五以位言有喜者居尊位而有化成天下之喜也

有喜此與大畜升凡三言之皆一意

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上亦以位言上之所以得志蓋以六五之志同也

剥牀以足以滅下也

滅下謂先不見其足也彖傳云剥剥也柔變剛也柔之變剛自此而始蓋銷滅初九之剛變而為初六之

柔也滅釋蔑字下釋足字

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與應也未有與謂在上未有君子之應則无以遏止小人之進也崔憬曰至三則有應故二未有與也愚謂六二若有九五剛徳之與則小人知有忌憚又何至于是哉不言无與而言未有與盖有望乎上九也

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失者與衆陰相失而不相得也上謂六四六五下謂六二初六荀爽曰衆皆無陽三獨應上故失上下

剥牀以膚切近災也

切近災謂災及六四則切近君位而六五亦災也

以宫人寵終无尤也

小人所貪者寵利耳假之以權則亂違之則怨以宫人之寵寵之而駢首順序終无尤也伊川程子曰於剥之將終復發此義聖人勸遷善之意深切之至也

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剥廬終不可用也

民指衆陰載釋輿字輿所以載而行民所載謂在上

不可一日无君子而君子之道不可一日不行于世也小人賴君子在上而得以自存若使用其姦以害君子則其終也自失所覆猶之害木者蠹木亡則蠹亦亡矣然則小人之姦終亦何所用哉

不遠之復以脩身也

不遠之復此君子以之為脩身之道也脩之何如知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

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仁指初九下仁下附初九也仁者心之德善之本初九脩身而反本復善可以為仁矣二之吉盖以親近初九而吉也

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六三窮而後復勢雖危厲然揆之以義亦无咎也

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道指初九脩身之道從道者初九脩身以道而六四從之也六四于衆陰之中從道而不從衆盖得所從

矣或曰從道比之下仁則在其次矣一初九也彼以

為仁此以為道道就身言而仁以道言也

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二居下卦之中故休復吉四居衆陰之中故中行獨

復五居上卦之中故敦復无悔孔子釋敦復无悔而

曰中以自考蓋謂六五因二之中四之中以自考乎

已之中也自考而中矣則又何悔之有考察也反觀

内省之意也與履上九之考同王弼以考為成非也

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君指五反君道者五中而上不中五自考而上不能自考也或曰君指初初乃復之主也初不遠而上遠故曰反君道也

无妄之往得志也

論語云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今以誠實无妄之道而往則何所往而不得志哉

不耕穫未富也

不耕而穫天祐之也言其富則未也他人用功於前天而不復自強為善故以未富儆之不兼舉菑畬葢耕穫與菑畬其旨則一故不嫌其辭云

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行人得牛其得也葢出於意外邑人之災其災也亦出于意外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六三位不當葢有災矣九四位亦不當宜亦有咎然

能知時度勢以貞德自守又誰咎爲如此而无咎固當有之非出于意外也故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其語意與益六三爻傳同

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試謂嘗之也无病而嘗藥則反為病矣

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初九曰得志天命之祐而其志得也上九曰窮之災天道之窮而有此災也重溪王氏曰先儒謂在人曰

眚在天曰災固有是說也今觀上九之爻贊以災釋眚則知災即眚也眚即災也天即人也人即天也

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知其危而止其行故不犯災需初九亦乾體而曰不犯難難謂坎水之險此曰不犯災災謂艮山之阻

輿說輹中无尤也

中謂下卦之中唯其中故无尤雜卦云大畜時也時止則止又何尤焉環溪吳氏曰輿說輹一也在小畜

之三不免反目在大畜之二則无尤也以其中也

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三雖乾體之健而能處之以艱難守之以正固然後有攸往是以與上合志節初齊氏曰艮欲止之而乾健自止此其志所以合也

六四元吉有喜也

以六四之柔正初九之健而初也亦以已為利而不敢犯上此六四所以有喜也

六五之吉有慶也

六四六五皆以柔制剛初在下微而易制二則漸進而難制矣今既説其輹而不進此六五所以有慶也

平菴項氏曰喜慶皆隂陽相得之辭卦中唯二隂有應故四為有喜而五為有慶喜者據己言之慶則其喜及人五居君位故及人也若論止物之道則制之于初乃為大善故四為元吉而五獨吉而已

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卦以止健為義爻止于上九則止極而行无復止矣何謂天道是也何謂衢道之大行是也非真有所謂天衢也道釋天字大行釋衢字

觀我朶頤亦不足貴也

孟子云養其大體為大人養其小體為小人又云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今初九陽德之大本有可貴之質乃内捨其大而外觀其小豈不為人所賤故曰觀我朶頤亦不足貴也葢賤其不能自養也

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征凶而稱六二者謂六二居得其位自養以正盖不必動動則自取其凶也二與初皆震體是為同類初方頼我之養我若有行則與初相失故曰行失類也

十年弗用道大悖也

頤道靜止則吉下三爻之凶皆以其動而六三躁動之甚又且不正不中故曰道大悖也悖釋拂字

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以六四之陰養初九之陽雖曰事屬倒植然居近君之位而當大臣之任則其在上而施下也光矣上釋顛字施釋頤字

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爻辭云拂經爻傳乃曰順以從上順則不拂矣拂則不順矣旡乃其說之自相戾乎曰非也拂者違二五相應之常順者順承上九以陰而從陽也此與蒙之六五同彼有應故從二此旡應故從上

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慶釋吉字大有慶則天下皆賴之也嚮非六五順從而諫行言聽則膏澤不下於民何吉之云

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處下而事上不可不慎初六過慎如此蓋以柔處下也柔釋茅字在下釋藉字

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老夫而老妻女妻而士夫是本分也老夫而女妻則

過分矣故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九三過剛雖有應于上亦不可以輔蓋其强愎自用非无人輔之有輔而不可以輔也然上六之才柔甚亦非能輔之者此九三所以无輔而凶也伊川程子曰棟當屋室之中不可加助是不可以有輔也

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

下謂初六之應也初六之才雖柔其位則剛亦足以

支撑乎下所以九四之棟不橈不橈則隆而吉橈則

雖隆亦凶矣

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枯楊生華是竭其精英發露于外豈能長久老婦得

其士夫則桑邪過甚而可醜此與解九三皆曰亦可

醜說文云醜可惡也與詩牆有茨言之醜也之醜同

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不可咎謂不可以其過甚而責之也過涉而至于滅

頂之凶雖于事不濟然殺身成仁其志葢可愍也豈可咎之哉如東漢諸人是已或者不原其心從而追咎之過矣

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在坎之底陷而又陷是謂失道若使得其道而出則不凶矣習坎以全卦之時言入坎以二體之内言

求小得未出中也

未出中者正在險中而未能出也上无應援雖欲出

中未能也

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彖辭云行有尚孔子釋之云往有功此乃云終无功何也彖言一卦之義爻則言一爻之義也終无功釋勿用二字六三進退皆險故終无出險之功也

樽酒簋貳剛柔際也

六子卦以本卦自相重者其六爻俱不相應惟以相近比爲義坎六四之柔近比乎九五之剛乃君臣相

與會合之際故曰剛柔際也剛柔際釋納約自牖无咎或曰古本无貳字釋文云樽酒簋一本更有貳字其實皆非也當作樽酒貳簋為是今曰樽酒簋貳蓋承爻辭傳寫之誤

坎不盈中未大也

陽為大九五陽爻大也中未大者九五雖有剛中之才唯自祗于既平而无咎未足以為大也

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上六以位言失道而曰上六者上六居坎之終將出險矣復陷而不能出是失道而自取其凶也與初之失道異矣

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以剛明之才動于下此心謹畏有如履錯之敬則咎亦可以辟而免焉故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黄離元吉得中道也

九三言日昃之離六二其日中之離乎居下卦之中

而得其中道故比他爻為最吉六二盖離之主爻也

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黄昏猶人之暮年景薄桑榆安能長久也伊川程子曰明者知其然也故求人以繼其事退處以休其身

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无所容謂罪大惡極世所不容也

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離雖以六二為主爻而六五尊居君位乃離之王公也九四豈可恃其强而陵廹之哉以下陵上以臣廹君此九四所以終于死棄而六五所以吉也爻傳以六五兩字表而出之以見六五乃離之王公其名位終不可以干也易以大事稱王小事稱公今以王公並稱蓋言其名位非言其事也離如字或作去聲非

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征之為言正也邦有不正則不容不征所以正邦也

漢上朱氏曰王肅本此下更有獲匪其醜大有功也

周易集說卷二十二

周易集說卷二十三

宋　俞琰　撰

爻傳四

咸其拇志在外也

外指四初與四感應以相與雖未能遽行而拇動則志之所之已在於四矣榮陽呂氏曰初以陰居下靜而未行蓋心感而迹未應者也

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以凶吉兼言在人所處何如耳動雖凶然處之有道守正而不先動則亦可轉凶而為吉也茍能以謹慎自居為應而不為感則不至乎有害故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以坤六四準之順當作慎古字順慎通用

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處即居也曰亦者承上文而言二之腓動而不能居三之股亦然也不處者居不能安其位失艮體之止

也夫九三以剛陽之才為内卦之主二陰乃隨我者也我當以主自居豈宜隨人今其志如此則其所執卑下矣或曰下謂二也其所以不處者以其志在隨人而所執者下之陰也陰躁欲動已又隨之安能止哉或疑九三艮體也何為不能止在下之柔而乃與之俱動也曰此乃感象也當感之時雖止亦動也

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繫辭傳云情偽相感而利害生葢感得其道則利感

失其道則害九四貞吉而悔亡亦未為所感之害但於往來之間加之以思慮之憧憧而所感者私則感之道狹矣是未足以為光大也

咸其脢志末也

末字下當有發字與害字大字叶韻觀坤之文傳可見在心為志出口為言言心聲也咸其脢則言未出口而其志在心未發也不及无悔蓋其志未發則其无悔可知矣今諸解者以末字作末字以為所感淺

末非也

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滕傳也滕口說謂以口說傳布以感人也紫陽朱子

曰滕騰通用平菴項氏曰初上皆不言凶悔吝者當

感之時柔在内者必應於外柔在外者必說於内皆

其常理又所應皆正非妄感也故无凶悔諸儒謂滕

口說爲鄙之非也若鄙之則爲吝矣事自有當用口

說之時凡訓誥誓命皆口說也滕字虞翻本作騰蓋

傳布之義書所爲播告之脩也但專恃口説亦不爲美故不得言吉

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論語云欲速則不達孟子云其進鋭者其退速恒貴久於其道凡爲學爲治皆然恒之初豈可以遽求深求深則凶也逍遥李氏曰譬如掘井始浚便求深決

无所成

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九二以位言九二處非其位不能无悔所以悔亡者位雖不正然居下卦之中而能久於其道何悔之有道者何中是也中庸云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葢中非難能久於中爲難能而九二能之則其悔亡也宜矣

不恒其徳何所容也

論語云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葢不恒其徳人皆羞與爲伍雖巫醫之中亦无所容其身況爲公卿大

夫而與賢者同處乎

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書伊訓云恒于遊畋時謂淫風謂畋非可久之事也畋之久則无禽矣九四居恒之時其位不當久非其位也久而所處非其位徒爾久耳必无所獲也

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春秋穀梁傳云婦人以貞為行者也孟子云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愚謂古之貞女不更二夫其從夫

也一於柔順終其身而不變夫子處事則當制之以義不可泥於一若從婦人之道執一而不通徇常而不知變則非夫子所宜故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

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在上以位言居上之道持重可也今以陰柔居上而輕躁如此是以大敗其事而无功也或曰大指九三上之應在三三不恒而上遂振以為恒蓋三不足以綱之也大无功蓋責三矣平菴項氏曰師六三恒上

六皆以大无功解凶字言敗績也

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往則災不往則何災之有此戒小人勿進逼君子也
童溪王氏曰汝不往則陽亦遂其遯計何見傷害也

執用黄牛固志也

彖辭云小利貞爻辭云執之用黄牛之革爻傳申之
曰固志蓋勸小人固守其志不可以寖長之勢進逼
君子也固釋牛革或曰牛當作革革字下垂訛為牛

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九三當遯之時而為二陰所係如有疾病而困憊之甚也孝經云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臣妾蓋家人之小且賤者耳懐之以親愛固之以私恩是乃畜臣妾之道施之大事則有所不可如是也

或曰過剛而不中故不可以當大事

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文辭云好遯君子吉小人否謂君子則吉小人則不

吉也文傳云君子好遯小人否也而不及吉字葢謂惟君子為能好遯小人則不能好遯也雖不及吉字然既好遯則遯而亨其吉不假言也

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君子進以禮退以義仕固不可以不正遯亦不可以不正九五之遯所以為嘉者以其能正其志而不為回邪也淮齋吳氏曰使後世之為臣者其於居位皆能如此正其志尚安有僭竊之患哉

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三比陰四五應陰皆有反顧之心而不能无疑上九在外而下无係應是以无所疑也无所疑與升九三同秀巖李氏曰此決於進彼決於退也

壯于趾其孚窮也

初九剛陽之壯將以上進而上无應援遂孚于二此乃不得已而孚非出於本心之孚故曰其孚窮也

九二貞吉以中也

九二以位言以九居二在他卦皆為不當位在大壯則吉者以剛居柔而不過乎壯又能以中道自守也秀巖李氏曰爻辭言九二貞吉者三而此言以中解言得中道未濟言中以行正大意相類但各叶韻耳

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小人用壯君子罔也其句法與君子好遯小人否也全相類孔子恐後世疑爻辭有兩用字以為小人之用與君子同故特去其一

藩決不羸尚往也

尚與上同尚往謂前无阻礙可以進而上也

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以六居五雖在尊位而其才柔弱不能制在下之剛故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秀巖李氏曰在大壯之世以柔居尊失其壯矣

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人之處事以為易則不詳審以為艱則詳審向也既

以不詳審而致咎今詳審而不輕率則其咎不長也

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以六居初固非正也而以柔處下是亦正也進而見摧於四柰之何哉唯有獨行吾正而已初在三陰之下未交接於君乃未有禄位未有爵命者也无官守无言責則其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秀巖李氏曰傳文多舉首句所謂獨行正者乃并貞吉贊之也

受兹介福以中正也

六二受茲介福者以其中正也

衆允之志上行也

衆皆允之者蓋其志皆欲上行以順承大明之君也

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初六六三位皆不當獨於九四言不當者衆皆以柔順麗乎大明巳獨以剛暴進廹之豈其所當也

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能盡其在我而无患得患失之心則其往也有慶矣

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上九陽畫又離明之體乃曰未光何也曰四據其應其道不容不伐必用伐而得之未足以為光明也萃之三陰為九四所據故其九五爻傳亦曰未光

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君子于行唯義所在義不容留則去又何暇食

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六二以位言時當明夷何吉之有六二既中且正安

時處順不失其則故吉伊川程子曰則謂中正之道

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九三雖與上六之陰相應其志唯在於陽明之地是

捨闇而就明也當明夷之時而能捨闇就明是以大

有得濮園趙氏曰南狩之志先儒或指爲武王之事

不可以訓非聖人之意也

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意者心之所發也當此之時苟可以自見吾亦爲之

如不可為從吾所好故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箕子正士也紂雖囚奴之不失其正也商亡而箕子存是天無息明之理也向與比干同被害則洪範不作明遂息矣天下後世安知皇極之訓哉箕子當依蜀才作其子詳見本爻辭蓋承爻辭之誤厚齋馮氏曰五君位也為人主而夷天下之明不可以訓故文王移置於上六以初登于天後入于地况明夷之主

六五在下而承之則明夷之主之子之象也厚齋此說蓋依蜀才本作其子深得易之本旨矣夫箕子雖紂之庶兄蓋臣子也紂雖無道乃君父也以紂為父亦可然依諸說以上六為紂則又未之思爾

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四國指六五以下四爻照謂居上而臨下靡不照見也失則謂不安處於上而下與三應是棄上趨下而失其正道也或以六二順以則為文王順帝之則上

六失則爲紂失君人之則皆非也

閑有家志未變也

在心爲志令釋閑有家而曰志未變者婦訓初來子訓嬰孩於其未變之初而豫爲之防也待其已變而後爲之防則人情乖離傷恩害義者多矣書周官云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是此意也

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蒙六五曰順以巽事師之道也漸六四曰順以巽事

君之道也家人六二曰順以巽蓋事夫之道也事夫而能順以巽乃婦人之賢德此六二之所以吉也六二以位言以其居中履正故有此吉

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家節謂治家有法則而貴乎得中不可過也九三蓋過矣始焉家人嗃嗃而畏懼亦未為失節嚴之過而婦子之至親者卒皆悲怨嘻嘻而不能堪則失節矣節初齊氏曰嗃嗃不過有所拂逆嘻嘻則有所嗟怨

矣孔子以嗃嗃為未失而謂嘻嘻為失節蓋欲乗其未失而節之也雷霆天之怒也使日虩虩焉求人之過而誅擊之則將不勝其病矣

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爻辭云富家大吉爻傳釋之曰順在位蓋謂富家不以多財為吉而以順在位為吉也何謂順在位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是也禮運云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豈以多財為吉哉富而以順居

之則滿而不溢可以保其家而長守其富吉孰大焉

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嚴以分言愛以情言治家之道固不可不嚴又不可嚴之過如九三之過剛則上下之情離而婦子至於悲怨九五剛而得中所以上下之情交而彼此相愛

六二曰无攸遂謂能執柔順以事其上九五曰王假有家謂能務行寬大以臨其下此所以交相愛也

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家之本在身身脩而后家齊家人之卦初應四二應五三獨不應上上蓋不正也諸爻皆正上獨不正君子於此必自反也自反而正矣家庸有不齊者乎聖人恐其但知嚴於責人而不能責己故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秀巖李氏曰威如之吉與大有之傳略同夫子慮人以猛為威故特出此義

見惡人以辟咎也

見惡人以辟咎者以禮接見惡人蓋所以辟咎非辟

其人也爻戒其二而傳釋其一舉其重者言之耳

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遇主于巷雖非朝覲之正非為邪也六二與九五蓋君臣之正應二雖失位未失事上之道也伊川程子曰遇非枉道逢迎也巷非邪僻幽徑也故夫子特云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位不當謂所居不正故有如是艱阸也遇剛謂始為

九四九三兩剛所阨終與上九之剛相應也

交孚无咎志行也

四之志欲與初交初與四不交則四之志不行今既交則四之志行也伊川程子謂唯有君則能行其志葢以四近五故也平菴項氏曰初以四為惡人其見之也以辟其為咎𠕋非望其有所同也四以初為善士與之相遇誠交而氣合則化狐為同化厲為安巳不作咎則人得上行矣故曰交孚无咎志行也四近

君而初在下四不正而初正故其辭如此

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秀巖李氏曰睽六五與晉六五同皆文明柔順虛中之主往則有慶也

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見豕負塗而恐其汚已固亦有焉見載盈車之鬼而恐其祟已果有是哉鬼无形安能見見之者有所疑爾此妄見非真見也心有所疑則諸境見於前疑既

釋則諸境皆滅是說惟深於道者知之俗儒不知也

上九疑六三之甚故有如此怪異今既相遇而人情和洽則胸中之疑皆渙然而釋矣故曰遇雨之吉㢘疑亡也伊川程子曰睽極則咈戾而難合剛極則躁暴而不詳明極則過察而多疑其見三如豕之汚穢而又背負塗泥見其可惡之甚也既惡之甚猜成其罪惡如見載鬼滿一車也鬼本無形而見載之一車言其以无為有妄之極也物理極則必返其始睽也

无所不疑故云羣疑睽極而合則皆亡也

往蹇來譽宜待也

釋文云鄭氏本作宜待時也蹇之時固以見險而能止爲智尤宜待時而動若遂止而竟弗往豈所宜哉

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跋涉勞苦以求濟國家之難雖未見其濟然以身徇國終亦可取蓋无尤之者也

往蹇來反内喜之也

九三來歸爲主於内而得位則在内二隂皆喜之如春秋書季子來歸是也反當作正承文辭之誤爾

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處蹇難之中而倚人之力非實則不足以恃令六四所以來連九三者以九三當位而實也平菴項氏曰六四當位實也上六以從貴也實與貴皆指陽言之六四以九三爲實以九居三非當位實乎六四則連之而已上九以九五爲貴以九居五非貴乎上九則

從之而已若但言當位則六四亦當位也故加實字

以明之恕齋趙氏曰易以陽為實先儒謂六四以陰

居陰為得其實者非也

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九五身在大蹇之中而衆皆來助之者以其居中而

有節能以蹇難自守不敢少縱於法度之外也

往蹇來碩志在内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内指九三貴指九五孔子恐占者不知來碩為應九

三見大人為從九五故曰往蹇來碩志在内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易道貴陽賤陰從貴蓋謂從九五之陽也秀巖李氏曰以從貴也與咼初六同

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義宜也九二為下卦之主而初六自下承之故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與坎六四同皆取近而相鄰之義乃若蒙九與六五相應則言剛柔接

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九二以位言以剛居柔在他爻為不正在二則以得中為吉彖傳云其來復吉乃得中也而爻傳云九二貞吉得中道也蓋以九二居中而能以中道自守也

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可醜猶言可惡以小人而乘君子之器斯亦可醜也已自我致戎是誰之過歟自取其咎也釋文云致戎本又作致寇案其失自虞翻始虞前皆依文作寇

解而拇未當位也

解以二四兩陽爻成卦爻傳獨於九四曰未當位何也秀巖李氏曰案諸爻失位者皆云位不當而此變其文者謂未當君位也若進而之五則當盡去羣陰乃為得耳南窗湯氏曰易唯二五為當位自餘皆為不當位愚謂從李氏湯氏之説則當字作平聲讀

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不曰退小人而曰小人退者君子既有解而無誅戮則小人信服自爾退也退謂退而改過以自新也

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解之終豈容更有悖逆不順者射之則悖者解矣

周易集說卷二十三



詳校官內閣學士臣瑞保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朱攸

謄錄監生臣李燧

周易集說卷二十四

宋 俞琰 撰

爻傳五

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尚合志謂上與六四之志相合也伊川程子曰尚上也時之所崇用為尚初之所尚者與上合志也四賴於初初益於四與上合志也紫陽朱子曰尚上通

九二利貞中以為志也

損下益上之道損有餘以補不足適中而已蓋有餘則損之為中九二非有餘者則以弗損為中九二以位言其位得中而其志如此故曰中以為志也

一人行三則疑也

一則專而無他志三則雜而疑所與此人之常情也

伊川程子曰一陰一陽豈可三也故三則當損

損其疾亦可喜也

人之无疾是可喜也有疾而損其疾則亦可喜也

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五居君位之尊而言上祐其天祐乎以爻象觀之上謂上九五受上之益故言自上祐

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益九五之君以益下為心故大得志損上九乃臣也亦大得志然則君臣上下皆當以益下為心也

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厚事重厚之事也即大作之謂猶詩北門云王事敦我是也下不厚事者初九在下本不可當此大任然既受六四之益悅而忘勞所以事雖重厚而不以為重厚也紫陽朱子曰下本不當任厚事故不如是不足以塞咎也

或益之自外來也

六二中正非求益者也初九益之蓋出於望外非其正應也故曰或益之自外來也外指損之上九益初

九益自損上九而來也損六五受上九之益曰自上祐益六二受初九之益曰自外來均言其所自也

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事之凶變而施益固亦有之非其常也故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其語意句法與无妄九四文傳同誠齋楊氏曰惟凶事則固有是舉不然則否岷隱戴氏曰固有之言事之當然不以為異也

告公從以益志也

告於公而見從豈但六四有益下之志哉亦以六五有此志也

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徳大得志也

四既有孚而順我之心則雖有所損亦不必問之矣吾志在乎益下令也下皆受其賜而順我之徳則吾大得志也節初齊氏曰四承志五得志也

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益之時上益下下報上而上下皆有益上九獨不然

則所謂莫益之乃其偏辭也三應上擊之者五非三也孔子恐占者誤以為三故曰或擊之自外來也平菴項氏曰諸爻无无益者獨上九一爻无益之者故曰偏辭也

不勝而往咎也

爻言往不勝為咎孔子釋之曰不勝而往咎也謂未往之先已知其必不能勝盖明初九之所以為咎也

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初過剛二則剛中而无過无不及處之蓋得中道所以有戎勿恤

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君子當衆陽決一陰之時與上六小人為應能无咎乎今也決而又決雖其間去就委折不能不致疑於同列逮夫事久則明終亦无咎也

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九四之其行次且蓋以剛居柔而其位不當也既聞

言則非不聰也昧而不信耳不信則其心不明甚矣孔子釋是爻不責其不聰而責其不明蓋誅心之論也平菴項氏曰夫以九五之正一與上比猶爲未光況九四之不正其能明乎

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九五之決去上六其事雖正然其心潛有所係特以義之不可而不容不決耳蓋非其本心也僅可以免咎未足以爲光明也宋成曰詳註驗經誤增中字

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小人都不能善終其終必敗夬之一陰又安能長在五陽之上哉故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趙氏輯聞云凡言終者要其終也

係于金柅柔道牽也

牽䌼係字初六之柔近係于九二則不進矣故曰係于金柅柔道牽也陰性善係牽係盖陰柔之道也

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義者宜也初之魚二既有之宜乎其不及四也

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牽即初六豕道之牽九三雖與初六同體然能以危厲自戒則其行未為初六之所牽也

无魚之凶遠民也

二與初比近而得之故有魚四雖應初遠則失之故无魚二言義不及賓此言遠民盖相發也爻以初為小人遂喻以羸豕二四則皆目之為魚孔子則又以

初為民易之取象其例如此蓋不可為典要也

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九以德言五以位言中則无過正則不偏也舍猶傳舍之舍訓置故傳舍亦為傳置命令之出務在必行豈可舍哉象辭言后以施命誥四方此言志不舍命謂九五之志將以徧告四方如風行天下不少停置也不釋以杞包瓜蓋含即包也章即瓜也平菴項氏曰舍字去聲義與隨之志舍下也同

姤其角上窮吝也

角剛而傷物以此與人相遇誰其與之在姤之時其位居上而无所遇蓋亦窮矣所應所乘皆无所遇豈不吝乎

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既應四又比二方寸動亂而不一故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二乃五之正應而位又得中雖為九四所間而卒未能萃然而中有所守而未變也中未變者事君之禮雖不能隨時事君之心則未嘗變也

往无咎上巽也

六三之所以往无咎者上之人巽而不相拒也四與五居巳之上同是互體之巽故曰上巽也孔子於此爻明以互體示人而王弼輩不取互體殆不深究耳或以上為上六誤矣上六非巽體也

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唯居人君之位然後可以當天下之萃故九五之爻辭云萃有位无咎九四所以必大吉而後无咎者以其位不當也四蓋近臣也況以九居之則為近嫌又焉可以當天下之萃故孔子直以位不當斥之

萃有位志未光也

九五居萃之時雖有其位而下有九四分其權則其志蓋未光也爻傳於比之九五曰顯比之吉於萃之

九五則曰未光彼无九四之隔而此隔於九四也然則顯者其德也未光者不幾於徒位歟漢上朱氏曰一本无志字

齋㳭涕洟未安上也

萃之時天下皆利見九五之大人我獨背之而位處其上人雖不我咎我則未能自安於其上也

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上指四非二也初之所以得升者在下位而獲乎上

也初六與六四道同志合是為上合志進齋徐氏曰晉下三柔與五同志故六三言衆允而釋之以志上行升下一柔與四合志故初六言允升而釋之以上合志

九二之孚有喜也

剛中而應非九三所能阻此九二之孚所以有喜也

九二以位言

升虛邑无所疑也

在上三陰皆順之何疑之有

王用享于岐山順事也

坤體之順況以六居四而又正則其有事於岐山也誠意上達于鬼神蓋亦升之順事也

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六五為升之主尊居九陛之上而下有九二剛中之賢為之正應諸爻又皆巽順之是以大得志也釋貞吉升階而贊其大得志蓋又發明文王言外之意

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冥升而至於上則窮矣唯有消亡豈復有增益之富

序卦云升而不已必困此困所以繼升之後也凡爻傳所謂在上皆以位言漢上朱氏曰陰虛為不富

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幽不明謂其昏暗而陷於幽深之地明則不至是也

郭京曰不明上誤增幽字節初齊氏曰始雖无所見而妄出終有所激而深入皆不明也然則初非入而

幽蓋本幽也故特出幽字或以幽爲衍文非也

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九二以剛中之德自守雖困于酒食而誠意上通於五遂有朱紱方來之慶

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宫不見其妻不祥也

乘剛謂乘九二之剛猶據于剛芒之上不得其安也祥與詳通與履上九爻辭考祥其旋同皆當作詳不詳謂死期將至而不詳審非以不祥釋凶字也或曰

當與大壯上六爻傳不詳同此訛為祥爾

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四非不來也但徐徐爾其身雖徐徐而不亟其志則未嘗不在於初也以九居四雖不當位而與初相應此在困之時有與者也困之六爻二五皆剛三上皆柔唯四與初剛柔相應故特以有與言之

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志未得之義與謙之上六困之九五同五將求二以

相與共濟天下之困而小人間之遂用劓刖之刑以刑小人其志蓋未得也以中直之義與同人之九五同九五之君不正小人不直之罪則六二君子未得其直而五也卒有未說二既得其直則五也乃徐有說五之所以乃徐有說者以五之中直二之中也故刑其不中而用其中則二於是乎有慶五於是乎受福矣平菴項氏曰二五本非正應特以中相得故二曰中有慶也五曰以中直也志皆謂所應四志在初

而未得故來徐徐五志在二而未得故乃徐有說

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未當謂困於六三之纒繞而不自為計則其所處未為當也行謂脫去六三而行上六之所以轉禍為福者以其能自為行計也葢處困之極能行則吉不行則常在困中无有出期也雲間田氏曰諸家皆以吉行也三字為一句非也葢動悔有悔吉是句行也是句動悔有悔之所以吉者以能行而得之也行也二

字乃是暗解征吉之義

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下謂初在井卦之底時謂所遭之時舍者止也井之所以為新舊者時也時舍者時不用汲也虞翻曰時舍之義與乾文言傳之時舍同平菴項氏曰謂之時舍明非初之罪時至在此爾至三而渫至四而甃即此井也井未嘗變變者時也

井谷射鮒无與也

困之水欲下而下有應曰有與者退而有與也井之水欲上而上無應曰无與者進而無與也爻曰井谷射鮒甕敝漏而爻傳止曰井谷射鮒无與也蓋无與即解甕敝漏伊川程子曰井以上出為功二陽剛之才本可濟用以在下而上无應援是以下比於初若上有與之者則當汲引而上成井之功矣

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爻云為我心惻爻傳乃云行惻謂九三之所行實可

惻也爻云王明爻傳乃加一求字葢君子將以濟人利物切於施為故其所願則唯求吾王之明也或疑三非五應安得相求殊不思率土之濵莫非王臣九五之君以陽剛中正之德而居上三何惡於求之哉平菴項氏曰五在坎中自三至五為離不願其為坎也故為求王明九三之求王明非為富貴將使上下皆受其福此以明慕君之本心也

井甃无咎脩井也

物壞然後脩脩然後完井壞而甃完之則舊井為新井矣又何咎之有脩字釋甃字又見補過而无咎之意論語云過而不改是謂過矣井之六四其能改過而自脩者歟

寒泉之食中正也

井之六爻或中而不正或正而不中既中且正唯九五耳井道貴養唯中正則能養人故曰寒泉之食中正也不中不正為初六之泥而食之則害人矣

元吉在上大成也

在上以位言井以上出為功上之元吉井功至此而大成也何謂大成自九二渫之六四甃之至五而有寒泉至上則從人汲取而勿幕井之功大成矣

鞏用黄牛不可以有為也

初九剛明之才雖可以有為然居革之初在位之下又无正應詎宜驟有所為哉不可邪辭也去之革二字省辭也或曰牛當作革可省牛不可省革

巳日革之行有嘉也

革所以去弊未當革而遽往則其往為貪功競進變更紛紛適以滋弊耳何嘉之有必往於巳日當革之時則其行有嘉美之功行釋征字嘉釋吉无咎

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之往也既稽之衆論至於三而皆合矣又將何之之

釋征字

改命之吉信志也

信志謂其志在乎革去前弊而有以取信於人也至此已日之後則不唯人信吾志而吾亦自信也

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虎之斑文大而疎朗革道已成事理簡明如虎文之炳然也

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豹之斑文細而且密君子居革之終以功業著見葢猶豹文之蔚然也比之虎文之簡明則有間矣此亦

九五上六大小之别也小人居革之終𢡟然嚮道以順從九五之君无不心悅而誠服故曰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或者乃謂面革而心不革非也夫既順從矣心烏得而不革盖未熟玩孔子之辭耳

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鼎貴正顛則趾逆向上悖也然其中宿有積穢因顛而出之未為悖也去故以納新出穢以致潔所以從貴也易以陰為賤陽為貴初與四應從貴謂從九四

之陽

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二與五為正應鼎有實則當慎所往以奉五可也為初所即不可也然物旣不能即我終亦吉而无尤也

鼎耳革失其義也

鼎耳虛而處上然後可以貫之以鉉今實而處下則失其鼎耳之義也節初齊氏曰耳受鉉者也上九鉉也而三應之五比之故五為耳三亦為耳五不革而

三革者五得耳之義而三失之也

覆公餗信如何也

初與四應是其私信之人也蔽於所私而信任非人其禍如何哉或曰信如何嗟歎之辭也猶言果必若是而无疑其如何也

鼎黄耳中以為實也

鼎耳中虚實者其鉉也虚中故能受鉉以為實

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井與鼎皆以上出為功故孔子於此二卦之上爻皆言在上上以位言鼎之上蓋鉉之本位也玉之德堅剛而温潤上九在上以剛居柔而不至於過蓋得剛柔之節者也

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初九為震之主爻又在卦之初故爻辭與彖辭同而爻傳之辭亦與彖傳之辭同

震來厲乘剛也

乘剛謂乘初九之剛剛在初而二乘之則其震也出於不意遂倉惶失措而不得其安不然六五獨非乘剛者哉

震蘇蘇位不當也

位不當謂所處不正不正所以震蘇蘇正則震來虩虩矣

震遂泥未光也

陽剛本光明陷於重險之中而遂泥是以謂之未光

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當雷聲往來震動之時恐懼而不安之甚故曰震往來厲危行也二過初震猶不得其安况重震而五過之乎夫以六居五雖失其正然得中而事无過為則亦无大喪失故曰其事在中大无喪也或曰其事在中如漁豢傳謂王乃在中皆主祭言之其事為獻享之事在中在廟之中也

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中未得者震至上六雖其聲索索而此心恐懼自失唯恐有過而弗能改也位處震終動極極則當變豈宜復動故征行則凶征行雖凶能以六五之鄰為戒而脩省則亦无咎也紫陽朱子曰中謂中心

艮其趾未失正也

初陽位而陰居之似乎失正然陰柔本在下之物謂之失正未可也若以足趾觀之雖有行動之象然能止於其初而不動亦未至於失正也

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未退聽者其隨非六二之本心也但言不拯其隨而不言其心不快蓋未退聽即解其心不快四字或以未退聽為三止乎上而未肯下從乎二則非也

艮其限危薰心也

危釋厲字其夤列則有危亡之憂今不言列其夤而徑言危薰心蓋省文也

艮其身止諸躬也

與物相背則外无所見唯自止其身而已身之外无能為也故曰艮其身止諸躬也躬即身也童溪王氏曰或者有身信而躬屈之說非也

艮其輔以中正也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六五之所以艮其輔而不至於悔以其中也平菴項氏曰中正以上下叶韻當作正中紫陽朱子曰正字羨文叶韻可見愚謂以躬終二韻叶之當如大壯九二文傳之例作以中也為是

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上處艮終而吉以其能盡止道而謹厚克終也厚釋敦字書君陳云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遷者止之反也不能止此厚之所以不終也

周易集說卷二十四